

白话

一
十
四
史



K204.1
X776
5

白话二十四史



- | | | | | | | | |
|---------|---------|-------|-------|---------|-----------|-----------|---------|
| ○ 梁 书 | ○ 南 齐 书 | ● 宋 书 | ● 晋 书 | ○ 三 国 志 | ○ 后 汉 书 | ○ 汉 书 | ○ 史 记 |
| ○ 旧 唐 书 | ○ 北 史 | ○ 南 史 | ○ 隋 书 | ○ 周 书 | ○ 北 齐 书 | ○ 魏 书 | ○ 陈 书 |
| ○ 明 史 | ○ 元 史 | ○ 金 史 | ○ 辽 史 | ○ 宋 史 | ○ 新 五 代 史 | ○ 旧 五 代 史 | ○ 新 唐 书 |

● 本书编委会编 ● 第五册 ● 中国华侨出版社

目 录

(《晋书》、《宋书》卷)

《晋书》

宣帝纪	(3)
文帝纪	(12)
武帝纪	(17)
惠帝纪	(30)
怀帝纪	(38)
愍帝纪	(42)
元帝纪	(45)
明帝纪	(51)
成帝纪	(54)
孝武帝纪	(60)
安帝纪	(66)
恭帝纪	(73)
宣穆张皇后传	(75)
武悼杨皇后传	(75)
康献褚皇后传	(76)
王祥传	(78)
何曾传	(80)
石崇传	(81)
羊祜传	(84)
杜预传	(91)
裴秀传	(95)
裴颢传	(97)
卫瓘传	(99)
张华传	(102)
王沈传	(107)
荀颢传	(109)

荀勖传	(110)
杨骏传	(113)
刘寔传	(115)
王济传	(119)
王濬传	(120)
山涛传	(125)
王戎传	(128)
王衍传	(130)
刘毅传	(132)
刘颂传	(134)
李重传	(139)
傅玄传	(142)
傅咸传	(145)
向雄传	(149)
阮籍传	(150)
阮咸传	(152)
阮瞻传	(152)
嵇康传	(153)
向秀传	(155)
刘伶传	(156)
谢鲲传	(156)
郭象传	(158)
皇甫谧传	(158)
挚虞传	(163)
束皙传	(165)
愍怀太子遹传	(169)
陆机传	(172)
陆云传	(175)

目 录

夏侯湛传·····	(177)	桓宣传·····	(282)
潘岳传·····	(180)	桓伊传·····	(283)
张载传·····	(181)	朱伺传·····	(285)
江统传·····	(183)	朱序传·····	(286)
孙楚传·····	(188)	陈寿传·····	(287)
罗宪传·····	(189)	司马彪传·····	(288)
周处传·····	(189)	孙盛传·····	(289)
汝南王亮传·····	(191)	干宝传·····	(290)
赵王伦传·····	(192)	习凿齿传·····	(291)
齐王冏传·····	(196)	车胤传·····	(292)
张辅传·····	(200)	王恭传·····	(293)
李含传·····	(201)	刘牢之传·····	(295)
张方传·····	(203)	殷仲堪传·····	(298)
刘琨传·····	(204)	刘毅传·····	(302)
祖逖传·····	(208)	张轨传·····	(306)
李矩传·····	(211)	嵇绍传·····	(309)
段匹磾传·····	(213)	王豹传·····	(311)
王导传·····	(215)	刘敏元传·····	(312)
刘弘传·····	(220)	乐道融传·····	(313)
陶侃传·····	(223)	胡威传·····	(313)
温峤传·····	(230)	曹摅传·····	(314)
郗鉴传·····	(236)	吴隐之传·····	(315)
顾荣传·····	(239)	左思传·····	(316)
周顗传·····	(242)	袁宏传·····	(317)
郭璞传·····	(244)	顾恺之传·····	(318)
葛洪传·····	(251)	孙登传·····	(319)
庾亮传·····	(253)	鲁褒传·····	(320)
王述传·····	(257)	戴逵传·····	(321)
王彪之传·····	(259)	陶潜传·····	(322)
顾众传·····	(262)	佛图澄传·····	(324)
何充传·····	(264)	王嘉传·····	(327)
殷浩传·····	(265)	鸠摩罗什传·····	(328)
谢尚传·····	(268)	倭人传·····	(330)
谢安传·····	(269)	林邑国传·····	(330)
谢琰传·····	(272)	王敦传·····	(331)
谢玄传·····	(273)	桓温传·····	(336)
王羲之传·····	(276)	桓玄传·····	(342)
王献之传·····	(281)	卢循传·····	(351)

目 录

刘元海传·····	(352)	沈昙庆传·····	(530)
石勒传·····	(357)	徐广传·····	(531)
苻坚传·····	(380)	孔琳之传·····	(532)
姚兴传·····	(393)	蔡廓传·····	(536)
李特传·····	(408)	张畅传·····	(538)
吕光传·····	(413)	何偃传·····	(543)
慕容垂传·····	(419)	江智渊传·····	(544)
慕容宝传·····	(427)	范泰传·····	(545)
		荀伯子传·····	(550)
《宋书》		庐陵孝献王刘义真传·····	(551)
武帝本纪·····	(433)	江夏文献王刘义恭传·····	(553)
少帝本纪·····	(455)	羊欣传·····	(555)
文帝本纪·····	(456)	王微传·····	(556)
孝武帝本纪·····	(468)	王华传·····	(557)
前废帝本纪·····	(479)	殷景仁传·····	(558)
明帝本纪·····	(482)	裴松之传·····	(559)
后废帝本纪·····	(491)	何承天传·····	(560)
顺帝本纪·····	(496)	吉翰传·····	(566)
傅亮传·····	(499)	杜骥传·····	(567)
刘穆之传·····	(501)	王敬弘传·····	(568)
谢晦传·····	(505)	谢灵运传·····	(569)
檀韶传·····	(513)	彭城王刘义康传·····	(573)
刘粹传·····	(513)	范晔传·····	(576)
赵伦之传·····	(514)	袁淑传·····	(584)
张邵传·····	(515)	徐湛之传·····	(585)
刘怀肃传·····	(516)	颜延之传·····	(587)
孟怀玉传·····	(517)	臧质传·····	(595)
毛修之传·····	(517)	沈攸之传·····	(603)
孙处传·····	(519)	王僧达传·····	(612)
蒯恩传·····	(520)	朱修之传·····	(616)
胡藩传·····	(521)	王玄谟传·····	(617)
垣护之传·····	(522)	刘延孙传·····	(619)
长沙景王刘道怜传·····	(524)	庐江王刘祎传·····	(621)
庾悦传·····	(525)	武昌王刘浑传·····	(623)
王诞传·····	(527)	豫章王刘子尚传·····	(624)
谢方明传·····	(528)	松滋侯刘子房传·····	(625)
江夷传·····	(529)	永嘉王刘子仁传·····	(626)
孔季恭传·····	(530)	刘秀之传·····	(626)

目 录

顾琛传..... (628)	戴颙传..... (672)
顾凯之传..... (630)	陶潜传..... (673)
周朗传..... (633)	沈道虔传..... (675)
宗越传..... (641)	朱百年传..... (675)
邓琬传..... (642)	王素传..... (676)
袁顼传..... (652)	恩幸传..... (676)
殷孝祖传..... (655)	戴法兴传..... (677)
殷琰传..... (656)	李道儿传..... (679)
薛安都传..... (661)	王道隆传..... (679)
崔道固传..... (664)	索虏传..... (679)
袁粲传..... (665)	鲜卑吐谷浑传..... (698)
邵陵殇王刘友传..... (667)	西南夷师子国传..... (700)
始建王刘禧传..... (668)	天竺迦毗黎国传..... (700)
郭世道传..... (668)	百济国传..... (701)
吴逵传..... (668)	倭国传..... (701)
孙法宗传..... (669)	胡大且渠蒙逊传..... (702)
王镇之传..... (669)	刘邵传..... (705)
杜慧度传..... (669)	刘浚传..... (711)
徐豁传..... (671)	自序..... (714)

(唐)房乔

晋书

中国华侨出版社

宣帝纪

宣皇帝名懿，字仲达，河内温县孝敬里人。先祖是帝高阳的儿子重和黎，重和黎当时是掌火的官，他的子孙在唐尧、虞舜、夏、商几个朝代都是任这个官职。到了周代，以掌火的官做司马。周宣王时，任司马官职的程伯休父，因平定徐方有功，便被赐以官名作族姓。秦末各地起义反秦，司马卬是赵王歇部下的将领，参加伐秦。秦亡以后，项羽封司马卬为殷王，都城在河内。汉朝定河内为郡，司马氏子孙就定居在这里。司马卬第八代孙出了征西将军司马均，均字叔平。司马均的儿子是豫章太守司马量，量字公度。司马量的儿子司马俊，俊字元异。司马俊的儿子是京兆尹司马防，防字建公。司马懿即是司马防的第二子。司马懿少年时即有奇节，聪明而有谋略，博学而多闻，潜心于儒学研究。汉末天下大乱，常慨然为天下忧心。南阳太守杨俊是司马懿的同乡，以善识人著称，见了不到二十岁的司马懿，便觉得他是个非同寻常的人物。当时的尚书崔琰与司马懿之兄司马朗是朋友，崔琰对司马朗说：“你的弟弟聪明而公正，刚毅而英俊，超出常人，你是不能超过他的。”

汉建安六年(201)，宣帝被选拔为向朝廷报事的上计掾。魏武帝当时为司空，闻宣帝之名而欲征召他任职。宣帝知道汉朝国运已经衰微，不愿屈服于曹氏，便假称有风痹之疾卧床难起，拒绝征召。魏武帝使人夜里去刺探他，宣帝卧床不起。魏武帝为丞相，又征召为文学掾，给使者下令说：“若再推辞不来，就把他逮捕起来。”宣帝惧怕而就职。于是使他与太子一起相处以切磋学问，后迁为黄门侍郎，又转为议郎、丞

相东曹属，不久转为主簿。

宣帝随军讨伐张鲁，对魏武帝说：“刘备用诡诈之计俘虏了刘璋，蜀人未归附而又争夺遥远的江陵，这是破蜀的机会，不可错过。今若在汉中陈兵示威，益州就会震动不安，再进兵威逼，蜀兵势必瓦解，趁这个好机会，事情是可以成功的。圣人不能违时，也不能失时。”魏武帝说：“人苦于不知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终于不接受这个意见。接着又随武帝讨伐孙权，孙权破败。回军以后，孙权派使者请求投降，上表称臣，陈说天命当归于曹氏。魏武帝说：“此儿想把我放在生着炭火的炉上烧烤啊！”孙权又答书说：“汉的国运将尽，殿下十分天下有其九，还以臣德服事汉。我向您称臣是符合天意人心的，虞、夏、殷、周所以得天下而不谦让，是怕违背天意，知道命运之所归啊！”

魏国建立后，迁为太子中庶子，每次参与议定大事，总有奇策异谋，为太子所信赖重用，与陈群、吴质、朱铄号称四友。

后迁为军司马，对魏武帝说：“昔日箕子陈述治国之谋，把食放在首位。当今天下百姓不参加耕种的有二十余万，这不是治国的长远谋略啊！虽然战事未停，应该一边耕种一边守备。”魏武帝采纳了这个意见，于是务农积谷，国家费用丰足。宣帝又陈说荆州刺史胡脩为人粗暴，南乡太守傅方骄傲奢侈，都不可居守边疆。魏武帝没有考察处理此事。及蜀将关羽在樊城围困曹仁，于禁等七军被水淹没，胡脩、傅方果然投降关羽，曹仁被围很紧急。

当时汉献帝建都许昌，魏武帝以为接近贼区，打算迁都河北。宣帝进谏说：“于禁等是被大水淹没，不是战守上的失误，对于国家的大局并没有大损失，为此而迁都，即是向敌人示弱，而淮河汉水一带的百姓就会人心大不安定了。孙权与刘备表面亲

善,而内心疏远,关羽得胜,是孙权所不愿意的。可晓谕孙权,使他在后面牵制关羽,则樊城之围可自然而解了。”魏武帝接受了这个意见。孙权果然派遣大将吕蒙西袭公安,公安被攻下,关羽也被吕蒙所俘获。

魏武帝以为荆州遗民及在颍川屯田的军民逼近南方寇贼,打算都迁徙他地。宣帝说:“荆楚之民轻脱,易于流动难以安定。关羽新破,一些做过坏事的人或藏或逃,观望局势。如将良民北迁,就伤害他们的意愿,也会使逃去的人不敢回来。”魏武帝听从了这个意见,以后逃亡的人都回来就业了。

魏武帝在洛阳去世时,朝野人士以为会出现危险局势而害怕。宣帝统领丧事,内外宁静无事,奉灵柩回邳安葬。

魏文帝袭职即王位,封宣帝为河津亭侯,转为丞相长史。此时孙权率军西行,朝中议论以为樊城襄阳无军粮,不能抵御吴寇。当时曹仁镇守襄阳,群臣请求召回曹仁退守宛。宣帝提议说:“孙权新破关羽,此时正是他想和我们结好的时候,一定不敢给我们造成祸患。襄阳是水陆交通要地,不能放弃。”这个意见没有被接受,曹仁遂焚烧并放弃襄、樊二城,而孙权果然没侵犯疆土,魏文帝很后悔。

魏受汉禅让,文帝即皇帝位,以宣帝为尚书。不久转为督军、御史中丞,封安国乡侯。

黄初二年(221),督军官职撤销,迁为侍中、尚书右仆射。

黄初五年,天子南巡,在魏吴边界观兵。宣帝留镇许昌,改封为向乡侯,转为抚军、假节,领兵五千,加给事中、录尚书事。宣帝坚意辞让。天子说:“我处理各种政务,夜以继日,没有片刻休息时间。任此职并非荣耀之事,只是为我分忧罢了。”

黄初六年,天子又大兴水师征吴,再次

命宣帝居守,一则安定内部百姓,二则供应前线军需。临行下诏说:“后方的事我都不放心,所以才委托给你,汉初曹参虽有战功,而封赏时萧何最重。你能使我无西顾之忧,这不就行了吗?”天子自广陵回洛阳,给宣帝下诏说:“我东征,抚军就统领西边的事;我西征,抚军就统管东边的事。”于是宣帝留镇许昌。

天子病重时,宣帝与曹真、陈群等在崇华殿之南堂拜见天子,天子临终遗命让他们辅助少主,给太子下诏说:“有人离间此三公的,要慎重处理,不要怀疑他们。”明帝即位,改封为舞阳侯。

孙权围江夏,派其将诸葛瑾、张霸同时攻襄阳,宣帝督率诸军讨伐孙权,孙权败走。宣帝进击,打败诸葛瑾,斩了张霸,取首级千余。迁为骠骑将军。

明帝太和元年(227)六月,天子下诏令使宣帝屯兵于宛,加都督荆、豫二州诸军事。

当初蜀将孟达降魏,魏给他的待遇很优厚。宣帝以为孟达言行狡诈,看风使舵,不可信任,向明帝恳切进谏,明帝不听,让孟达领新城太守,封侯,假节。孟达于是连结东吴,巩固蜀对他的信任,暗地图谋中原。蜀丞相诸葛亮厌恶孟达反复无常,又忧虑他危害蜀国。孟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怨仇,诸葛亮欲加深他们之间的怨仇,派郭模诈降魏,去拜访申仪,故意泄露孟达欲叛魏的计划。孟达听说自己的谋划泄露,准备起兵。宣帝恐孟达迅速发兵,写信告诉他说:“将军昔日抛弃刘备,托身于我国,国家将疆场重任委托给你,并将伐蜀的事也托付给将军,至诚之心可谓如天上白日。蜀人不论愚智,对将军莫不痛恨。诸葛亮欲破坏你和魏的关系,只苦于没有办法。郭模所说的并非小事,诸葛亮怎能忽视此事而让郭模泄露,此中道理是容易明白

的。”孟达得信大喜，谋魏之事犹豫未决。宣帝即暗地进军讨伐。诸将认为孟达与吴蜀互有冲突，应先观望而后动手。宣帝说：“孟达无信义，现在正是他们互相猜疑的时候，应当在他未作出决定的时候消灭他。”于是快速进军，一日行二日路程，八天便到了上庸城下。吴蜀各遣其将向西城安桥和木阨塞进军以救孟达，宣帝分派诸将阻截吴蜀军。

开始孟达给诸葛亮写信说：“宛离洛阳八百里，离我处一千二百里，听到我起事的消息，当上表给天子，来回路程，须一个月时间，那时我的城池已经修整牢固，诸军都作好了准备。我处在深山险道之中，司马公必不会亲自来，其部下诸将来，我不会有忧患的。”及魏兵到，孟达又告诸葛亮说：“我起事八日，而魏兵已至城下，多么神速啊！”上庸城三面河水阻隔，孟达在城外立木栅以巩固城防。宣帝渡水破坏了木栅，直抵城下。分八路攻城，攻了十六日，孟达外甥邓贤、部将李辅等开门出降。宣帝斩孟达，首级传至京师。俘获万余人，整顿军队回到宛。又鼓励农桑，禁止浪费，南方百姓都喜悦而归附。

当初，申仪长期在魏兴作太守，疆场之事独断专行，常假借皇帝旨意刻印授官。孟达被杀，申仪心中有疑虑。当时诸郡守因宣帝新捷，多送礼祝贺，宣帝并不禁止，并使人暗示申仪也当来祝贺。申仪到后，宣帝质问承圣刻印情况，将他拿下送往京师。又将孟达余众七千多家迁往幽州。蜀将姚静、郑他等率部属七千余人来降。

当时边郡新归附，多无户口姓名，魏朝廷准备加以核查落实。召宣帝朝于京师，以此事咨访于宣帝，宣帝回答说：“吴蜀以密网约束百姓，故百姓抛弃他们。我朝应只行施大政纲要，使之宽松，百姓自然就安乐了。”天子又问吴蜀都应讨伐，先讨伐谁

为宜？宣帝回答说：“吴以为中原人不习水战，所以敢散居东关。凡攻击敌人，必先扼住咽喉，捣其心窝。夏口、东关是贼之心喉。若率陆军向皖城，引诱孙权东下，再率水军向夏口，乘其空虚而攻击之，此举如神兵从天而降，必然会打破吴国。”这两条意见天子以为都是对的，又命宣帝屯兵于宛。

太和四年，迁为大将军，加大都督、假黄钺，与曹真一起伐蜀。宣帝自西城凿山开道，水陆并进，沿沔水而上，到达胸臆，打下新丰县。大军屯驻丹口，遇雨回师。

第二年，诸葛亮侵扰天水，魏将贾嗣、魏平被围于祁山。天子对宣帝说：“西方有事，非君没有可以委托的人。”就派宣帝屯军于长安，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统领军骑将军张郃、后将军费曜、征蜀护军戴凌、雍州刺史郭淮等讨伐诸葛亮。张郃劝宣帝分兵驻雍、郿为后镇，宣帝说：“如果预料前军能单独抵挡蜀军，你的意见是可以的。若不能抵挡蜀军，将军队分为前后两部分，这就是楚之三军被黥布俘获的原因。”立即进军陈仓。诸葛亮听说魏大军将到，就亲自率领众将去割上邽的麦子。魏诸将都害怕，宣帝说：“诸葛亮考虑问题周密而做事不果决，必然先安营做好自卫准备，然后割麦，我们两天急行军即可到达。”于是卸甲轻装，日夜兼程进军，蜀军望扬尘而逃跑。宣帝说：“我军兼程而进，士卒疲劳，这是知兵法的人贪功的时候，而诸葛亮不敢占据渭水，这就容易对付了。”于是进军汉阳，与诸葛亮相遇，宣帝列阵等待。使将军牛金率轻骑引诱蜀军，刚接近蜀军而诸葛亮退兵，牛金追至祁山。诸葛亮屯兵卤城，占据南北二山，堵水筑围墙。宣帝攻破围墙，诸葛亮夜间逃走，魏军追击，大破蜀军，俘获斩首以万计。天子派使者慰劳官兵，增加宣帝的封地。

当时军师杜袭、督军薛悝都说明年麦

熟，诸葛亮必定来侵扰，陇右无粮，应趁冬天预先运粮。宣帝说：“诸葛亮两次出祁山，一次攻陈仓，都受挫而返。即使以后他还会出兵，将不再攻城，而是寻求野战，地点必在陇东，而不会在西边。诸葛亮常以粮少为恨，回去后必然广积粮草，我估计不经过三年，他是不会出兵的。”于是向皇帝上表，迁徙冀州农民到上邽种田，在京兆、天水、南安兴办官营冶铁业。

明帝青龙元年(233)，开凿成国渠，筑临晋陂，灌田数千顷，国家仓库充实。

青龙二年，诸葛亮又率十余万大军出斜谷，在郿的渭水南原筑垒。天子为此而忧虑，派遣征蜀护军秦朗督统步骑兵二万人，受宣帝节度。诸将打算驻军渭北以待敌，宣帝说：“百姓积聚的粮秣财物都在渭南，这是必争之地。”即引军渡河，背渭水而筑垒。宣帝对诸将说：“诸葛亮若是个勇者，应当出武功，依山而东进。若西上五丈原，则我军就无事了。”诸葛亮果然上五丈原，并将由此北渡渭水，宣帝派遣将军周当屯兵阳遂以引诱蜀军。过了几天，诸葛亮不动。宣帝说：“诸葛亮欲争高地不向阳遂，他的用意我知道了。”派遣将军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同在阳遂守备，与诸葛亮会于积石。在高地前接战，诸葛亮不得前进，回到五丈原。当时有一长星坠在诸葛亮营垒中，宣帝知道诸葛亮必败，派遣奇兵从后面抄袭蜀军，斩首五百余级，俘虏千余人，降者六百余人。

当时魏朝廷以为诸葛亮远征异域，利在急战，每次命令宣帝持重，等待敌军内部变故。诸葛亮多次挑战，宣帝不出，诸葛亮送给宣帝一幅妇人头巾及首饰之类的东西。宣帝发怒，向天子上表请求决战。天子不许，即派遣刚直之臣辛毗带着天子符节以军师身份控制魏军。后来诸葛亮又来挑战，宣帝将出兵应战，辛毗杖节立于军

门，宣帝才退回。当时蜀将姜维听说辛毗来，对诸葛亮说：“辛毗杖节至军，贼兵不会再出来了。”诸葛亮说：“司马懿本来就没有应战的打算，所以要坚决请战，只不过是向其士兵表示为将帅的勇武罢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如果他能制服我们，何必到千里之外请战呢？”

宣帝之弟司马孚写信问军中情况，宣帝复信说：“诸葛亮有大志而不能见机行事，多谋略而少决断，好用兵而无权，虽率十万大军，已经坠入我谋划的圈套了，破败蜀军是肯定的了。”魏军与蜀军对垒百余日，诸葛亮病死，蜀诸将烧营逃走，百姓奔走相告，宣帝出兵追击。诸葛亮的长史杨仪回军展旗鸣鼓，像是抵抗魏军。宣帝以为这些都是穷寇，并不逼近他，于是杨仪便结成阵列退走了。过了一天，宣帝到诸葛亮的营垒去巡行，考察遗留下的痕迹器物，获得很多蜀军的图书、粮谷。宣帝判断诸葛亮必定是死了，并说：“真是天下的奇才啊！”辛毗认为诸葛亮是否死，还不一定。宣帝说：“军事家所重视的是军中文书、秘书计划、兵马吃的粮谷，现在他们把这些都丢弃了，一个人丢弃了五脏难道还可以活吗？应急速追赶蜀军。”关隘道路上蒺藜很多，宣帝使士兵二千人穿着用软材做成平底の木屐在前面走，蒺藜都被木屐带去，然后骑兵步兵一齐前进。追到赤岸，才知道诸葛亮已死的确实消息。当时百姓编了个谚语说：“死诸葛吓走活仲达。”宣帝听到后笑着说：“这是因为我长于预测活人的事，不长于预测人的生死啊！”

在此之前，诸葛亮的使者到来，宣帝问使者说：“诸葛公起居饮食如何，一顿能吃多少米？”使者回答：“可食三四升。”然后又问处理政事的情况，使者说：“打二十军棍以上的处罚，都是诸葛公自己阅批。”使者走后宣帝告诉旁人说：“诸葛孔明是不会活

很久了!”竟和宣帝说的一样，诸葛亮不久就死了。诸葛亮的部将杨仪、魏延互相争权，杨仪杀了魏延，将魏延的军队归于自己。宣帝想趁此机会进军，皇帝下诏不许。

青龙三年，迁为太尉，多次增加封地。蜀将马岱入境侵扰，宣帝派遣牛金迎击，马岱被赶走，斩蜀军千余人。

武都氐王苻双、强端率领其属下千余人来降。

关东发生饥荒，宣帝将五百万斛粟米从长安运往京师。

青龙四年，得到一只白鹿，献给了天子，天子说：“昔日周公旦辅助成王，有人贡上白雉。今君在陕西受国家重任，献上白鹿，君的忠诚之心岂非和千年之前的周公一样，如符契不差，以治理邦家，使国运长盛不衰吗！”

辽东太守公孙文懿谋反，天子征召宣帝回京师。天子说：“此事不值得烦劳你，只是想出师必胜，所以还是烦你去一趟。你估量公孙文懿会施何种计谋呢？”宣帝回答说：“事先弃城逃走，是上计。凭借辽水抗拒我大军，这是次计。坐守襄平，那他就要当俘虏了。”天子说：“他将采用哪一种办法呢？”宣帝回答说：“只有那些明智的人能透彻估量自己和对方的力量，预先放弃城池，这不是他所能做到的。今我孤军远征，他会认为我们不能持久，必然先在辽水抗拒，再后退守城，这是中计和下计。”天子说：“往返需多少时间？”宣帝回答说：“去百日，回百日，攻战百日，用六十天休息，一年时间足够了。”

当时天子大修宫殿，加上军旅之费，百姓饥困疲弊。宣帝将远征，进谏说：“昔日周公营造洛邑，萧何建造未央宫，今日宫室不完备，这是我的责任。然而黄河以北，百姓穷困，内外徭役繁多，势必不能百废俱兴，应暂时停止内务，以救目前之急。”

明帝景初二年(238)，宣帝率领牛金、胡遵等步骑兵四万，从京都出发。天子车驾送出西明门，下诏让宣帝之弟司马孚、宣帝之子司马师送过温，赐给谷帛牛酒，令当地郡守典农以下官员都去迎送聚会。宣帝会见父老故旧，宴饮多日。宣帝临席叹息，怅然有感，编了一首歌唱道：“天地自开辟，日月齐放光。适逢国多事，竭力征远方。将去扫群丑，顺路回故乡。万里尽肃清，八荒入我疆，成功归故里，待罪在舞阳。”于是进军辽东，经过孤竹，越过碣石，来到辽水。公孙文懿果然派遣步骑兵数万，在辽隧阻拦，筑坚壁而守，南北六七十里，以抗拒宣帝。宣帝部署大量兵力多张旗帜，出现在敌军南面，贼兵全力奔赴南面迎战。宣帝指挥军队乘船暗暗渡河到达贼军北面，与贼营逼近，然后凿沉船只，烧掉桥梁，沿辽水作包围圈，丢开贼军向襄平进发。诸将议论说：“不攻城而作围，怎么向众人解释呢？”宣帝说：“贼营高垒，是想让我们兵疲粮尽，我们攻城，正中他们的计，这就是王邑耻过昆阳的原因。古人说，敌虽守高垒而不得不与我作战，就是要进攻他必须援救的目标。贼大军在此，他的老巢就空虚了。我直取襄平，贼军会人人恐惧，恐惧就会求战，这样我们就一定会打败他了。”遂即整顿阵列前进。贼军见魏兵出现在后面，果然出来截击。宣帝对诸将说：“我所以不攻击他们的营垒，正是要造成现在这样的局面，这个机会不可失去。”于是纵兵迎击，大破贼军，三次接战，都打胜了。贼军退保襄平，魏军包围了襄平。

当初，公孙文懿听说魏出师征辽东，向孙权求救。孙权也出兵在南方表示声援，送给文懿一封信说：“司马公善用兵，变化若神，所向无敌，此役我深为弟担忧。”

遇到连日大雨，平地水深数尺，三军恐慌，想转移营地。宣帝下令军中，敢言转移

者斩首。都督令史张静违犯命令，被杀，军中这才安定。贼军依仗大水阻隔，照常采樵放牧。诸将欲出击，宣帝不准。司马陈珪说：“昔日攻上庸，八路并进，昼夜不停，故能在一旬半时间里，攻下坚城，杀了孟达。今远道来此，而行动更加缓慢，我内心疑惑不解。”宣帝说：“孟达军队少而粮食能支持一年，我们的将士是孟达的四倍而粮食不足一个月食用，以只有一月粮的军队对付有一年粮的军队，怎能不速战速决？四个打一个，即令有一半人伤亡，还是应当打的。所以不计较死伤，是要为粮食而争取时间啊。现在贼军多我军少，贼粮少，我粮多，又有这样的大水，这是人力不能改变的，即是应当速战，又怎么可行呢？自从出兵，我忧虑的不是贼来进攻，而是忧虑他们逃跑。今贼军粮食将尽，而我们的包围圈未合拢，如果抢掠他们的牛马，抄袭他们的采樵者，这是故意驱使他们逃走。用兵是诡诈之道，应善于因事而变化。贼凭借人多和大水，故虽饥困，不肯束手就擒，应当向他们显示我们无能力进攻，使他们稳定下来。为了得小利而把他们吓跑，这不是好计谋。”朝廷听说军队遇雨，都请求把军队召回来。天子说：“司马公能临危应变，公孙文懿被擒计日可待了。”不久雨止，包围圈合拢，起土山挖地道，准备好盾牌、钩刀、冲车攻城，射箭发石如雨，昼夜攻击。

当时有一个白色带有芒刺状的长星，从襄平城西南流向东北，坠于梁水，城中震动而惊恐，文懿恐惧，使相国王建、御史大夫柳甫请求投降，请魏军解围，文懿愿自缚请罪。宣帝不许，捉住王建等并把他们杀掉，传檄文通告文懿说：“昔日楚和郑是并列的国家，郑伯尚且肉袒牵羊而迎楚军。孤家为王者大臣，位在上公，而王建等要我解围退兵，如楚郑一样同列相待。二人年老胡涂，必是传话不符原意，已经将他们斩

首。若还有话要说，可再派年少明智果决的人来。”文懿又派侍中卫演乞求限期送来人质。宣帝对卫演说：“作战的事大要有几种选择，能战应当战，不能战应当守，不能守应当走，其余两条就是投降与死了。你不肯自缚请罪，这就是决心要寻死了，不须送人质。”文懿从南面出击突围，宣帝纵兵将他击败，在梁水上长星坠落的地方把他杀了。入城以后，立两个标竿以区别新旧。十五岁以上的男子七千余人全部杀死，集中尸首修成一个高大的坟墓。公卿以下的伪官吏都杀掉，军人被杀的有将军毕盛等二千余人，收百姓四万户，三十余万人。

当初，文懿篡夺他叔父公孙恭的官位，并把叔父囚禁起来，将要谋反时，将军纶直、贾范等苦谏，文懿把他们杀了。宣帝释放了公孙恭，为纶直等人修了坟墓，并提拔表彰他们的后代。下令说：“古时伐国，诛灭其首领人物罢了，那些为文懿所误而参与谋反者，都予宽恕，有内地人想还乡的，都听便。”

当时有些士兵寒冻，请求发给短袄，宣帝不给。有人说：“幸好还有些旧短袄，可以赐给他们。”宣帝说：“短袄是官物，作为人臣不能私自施舍。”上奏天子将军人中六十岁以上的千余人遣返回家，将吏从军死的治丧还家。于是班师回朝。天子派使者在蓟慰劳军队，为宣帝增封昆阳食邑，连原封共二县。

当初，宣帝到襄平，梦见天子枕在自己膝上，说：“看着我的脸。”宣帝俯视天子，面目异于平常，心中厌恶。平公孙文懿后，天子先下诏让宣帝走便道去镇守关中；到了白屋，又下诏召宣帝回京，三日之内，诏书五次下达。天子亲笔写的诏书说：“近时寝卧不安，望君早到，到京便直接撞开宫门而入，看我的面。”宣帝大为震惊，乘追锋车日夜兼行，白屋至京四百余里，一宿便到。被

引入嘉福殿天子卧室内,来到御床前,宣帝流着泪问候病情,天子握住宣帝的手看着齐王说:“将后事托付与君。死是可以忍耐延缓的,我忍住不死就是为了等你,能够见到你,也就没有遗憾了。”宣帝与大将军曹爽一起受遗诏辅助少主。

齐王即帝位,宣帝迁为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与曹爽各统兵三千人,共执朝政,轮流在殿中值勤,乘轿入殿。曹爽欲使尚书奏事先通过自己,就向天子提议,让宣帝徙为大司马。朝臣议论以为前后两任大司马都在职死亡,于是以宣帝为太傅,入殿不趋走,参拜天子时不提自己的名字,带剑穿履上殿,如汉朝萧何一样。嫁娶丧葬的费用由官家供给,以世子司马师为散骑常侍,子弟中三人为列侯,四人为骑都尉。宣帝坚意辞让了子弟们的官爵。

正始元年(240)春正月,东倭通过翻译来纳贡,焉耆、危须诸国,弱水以南,鲜卑各王,都派使者献物,天子将此事归功于宰辅,又增加了宣帝的封邑。

当初,魏明帝好修宫室,规模宏大华丽,百姓以此为苦。宣帝自辽东回来,服劳役的人还有万余人,各种工巧的玩物动辄以千计。这时宣帝上奏都予停止,节省费用,使农民专心务农,天下人民欣喜有所依赖了。

二年夏五月,吴将全琮侵扰芍陂,朱然、孙伦包围樊城,诸葛瑾、步骘虏掠柵中,宣帝请求亲自讨伐。议论此事的人都认为贼远来围樊城,不能很快取胜,受挫于坚城之下,自己会走向失败,宜用持久的办法对付他们。宣帝说:“边城受敌人侵扰而大臣安坐庙堂,会使疆场骚动不安,众心疑惑,这是社稷的大忧患。”

六月,宣帝督率诸军南征,天子车驾送出津阳门。宣帝以为南方气候湿热,不宜

持久。命轻骑挑战,朱然不敢出战。宣帝于是休整军队,选拔精锐,招募先登者,申明号令,向吴军显示决心进攻的气势。吴军夜间逃走,追至三州口,斩杀俘获万余人,收取吴人的舟船军资而还。天子派侍中常侍到宛慰劳将士。

秋七月,增封食邑鄢、临颖,连以前共四县,一万户,子弟十一人都封为列侯。宣帝功勋德望日渐盛大,然而却更加谦恭。宣帝认为太常常林是同乡长者,见了他总要下拜。常告诫子弟们说:“盛满是道家所忌的,春夏秋冬尚且往返推移,吾有何德能居此高位。减损再减损,或可以免于祸啊!”

三年春,天子追封谥宣帝亡父京兆尹为舞阳成侯。

三月,宣帝上奏天子开广漕渠,引黄河水入汴水,灌溉东南各陂,开始在淮北大批屯田。

在此之前,吴派遣其将诸葛恪屯兵于皖,边疆百姓深受其苦,宣帝欲亲自击退诸葛恪。议论此事的人多以为吴贼占据坚城,广积粮草,欲引诱官兵。今孤军远征,贼必有救兵到来,那时进退两难,看不到有什么便利之事。宣帝说:“贼所擅长的是水战,今我攻其城,以观其变化。贼若用其所长,弃城奔走,这是我们预定的目的。贼若敢固守城池,湖水冬浅,船不能行,救兵必弃船就陆相救,这就要进行他们不擅长的陆战,这对我们是有利的。”

四年秋九月,宣帝督率诸军进击诸葛恪,天子车驾送出津阳门。大军到达舒,诸葛恪烧毁积聚的粮草军资,弃城而逃。

宣帝以为灭贼的要务在于屯积粮食,于是大兴屯田守边,开凿淮阳、百尺二渠,又在颍水南北筑堤成陂,得田万余顷。从此之后淮北富庶,仓廩遍地,从寿春到京师,公私军民屯田者互相连接。

五年春正月，宣帝自淮南回京师，天子使持节慰劳军队。

尚书邓扬、李胜等想让曹爽建立功名，劝他伐蜀。宣帝劝阻曹爽，曹爽不听，终于无功而还。

六年秋八月，曹爽撤销中垒军的主力营，将主力营的兵归属于其弟中领军曹羲，宣帝以为这是先帝旧制，阻止曹爽这样做，曹爽不听。

冬十二月，天子下诏让宣帝朝会时乘轿上殿。

七年春正月，吴人侵扰柵中，蛮夷华夏之民共万余家为避贼寇北渡沔水。宣帝以为沔南接近贼寇，如百姓回沔南，必然还会遭到掠夺，应当暂时留在沔北。曹爽说：“现在不能在沔南修城守地，反而让百姓留沔北，这不是长远之计。”宣帝说：“这话不妥。放在安稳之处所则安稳，放在危险之处所则危险，人与物都是如此。所以兵书上说‘成败在于形，安危在于势’。形势是驾驭众人的关键，不能不审慎对待。假设吴贼以二万人防守沔水，三万人与我沔南诸军对抗，一万人猛攻柵中，我们怎么去援救呢？”曹爽不听劝阻，终于让百姓返回沔南。吴贼果然攻破柵中，损失人口以万计。

八年夏四月，宣帝夫人张氏死。

曹爽用何晏、邓飏、丁谧的计谋，将太后迁到永宁宫，独揽朝政，兄弟一起掌管禁兵，多培植亲党，屡次改变制度。宣帝无法制止他们，于是与曹爽产生磨擦。

五月，宣帝声言有病，不参与朝政。当时人编个歌谣说：“何、邓、丁，乱京城。”

九年春三月，黄门张当私自将宫中才人石英等十一人调出，给曹爽当伎人。曹爽、何晏认为宣帝病重，遂生篡夺君位之心，与张当密谋，企图颠覆社稷，日期已经商定。宣帝也暗地里有所准备，曹爽一伙对宣帝也有怀疑。正遇河南尹李胜将到荆

州赴任，来拜访宣帝。宣帝假装病重，使两个婢女伺候，拿衣服时衣服落地，用手指自己的口，表示口渴，婢女送来粥，宣帝不拿杯只用嘴喝，粥都流出沾在胸前。李胜说：“众人以为明公原来的风疾复发，没有想到贵体病成这个样子！”宣帝使尽声气才继续说：“年老卧病，死在旦夕。君当屈身守并州，并州接近胡人，应妥善为之戒备。恐怕不能见面了，把儿子师、昭托付给你。”李胜说：“我说的是还忝本州，不是并州。”宣帝故意错乱其辞说：“君方到并州。”李胜又说：“当忝荆州。”宣帝说：“我年老昏迷，不解君言，今回守本州，盛德壮烈，好建功勋。”李胜出来后对曹爽说：“司马公已像尸体一样，卧床不起，只有残余之气，形神已经分离，不值得忧虑了。”以后又说：“太傅不能康复，令人忧伤。”所以曹爽等对宣帝未加戒备。

嘉平元年(249)春正月初六，天子拜祭明帝高平陵，曹爽兄弟都随从前往。这天夜里，太白星犯月。宣帝于是上奏永宁太后废黜曹爽兄弟。当时景帝司马师为中护军，率兵屯守司马门。宣帝在宫前列阵，经过曹爽门前。曹爽帐下督严世上楼，拉开弩弓将射宣帝，孙资制止他说：“事情结果尚不可知。”三次欲射三次被制止，孙资拉住严世的胳膊肘，使他不得发箭。大司农桓范逃奔到曹爽处，蒋济对宣帝说：“智囊去了。”宣帝说：“曹爽与桓范内心疏远，而曹爽智慧不及桓范，劣马只恋刍豆，必不会用他。”于是使司徒高柔假节，执行大将军的职责，统领曹爽原兵营，宣帝对高柔说：“君就是当今的周勃了。”命令太仆王观行使中领军职责，统领原曹羲兵营。宣帝亲自率领太尉蒋济等布勒军队出迎天子，屯兵于洛水浮桥。向天子上奏说：“先帝下诏让陛下、秦王及臣升于御床前，握住臣臂说：‘深以后事为念，今大将军曹爽背弃先

帝遗命，败乱国家典制，内则越权压主，外则专权威众，各种朝廷要职，都安插其亲信，原来的宿卫人员，都被排斥废黜。盘根错节，日益放纵。又以黄门张当为都监，互相勾结，伺机篡夺。天下汹汹不安，人心危惧。陛下便是寄身于他的权势之下，哪能长久安宁？这不是先帝诏陛下及臣升御床的本意呀。臣虽老朽，怎敢忘先帝之言。昔日赵高肆意无阻，秦因此而亡，吕雉、霍成君早被铲除，汉朝天下得以长久。这是陛下应该借鉴的史实，今日是臣以生命效忠陛下的时刻。公卿群臣都以为曹爽心中无君，兄弟不宜率兵宿卫宫庭，已奏请皇太后罢其职，皇太后下令照奏章施行。臣已令主持此事的人及黄门令罢曹爽、曹羲、曹训吏兵，各人以原来的官职爵位回府第。若扣留天子车驾，以军法论处。臣即支撑病体率兵到洛水浮桥，观察非常之变。”曹爽压下奏书不上报天子，留天子宿伊水南，伐树以为工事，调屯兵数千入守卫。桓范果然劝曹爽拥天子到许昌，传檄文征天下兵。曹爽不用其谋，夜间派遣侍中许允、尚书陈泰见宣帝，观望风声及宣帝旨意。宣帝陈列了曹爽的过失，处理问题只是免官。陈泰回去后向曹爽报告，并劝他递上奏文。宣帝又派遣曹爽所信赖的殿中校尉尹大目去告知曹爽，说明宣帝意图，并指洛水发誓，不背诺言，曹爽心里有点相信。桓范等援引古今事例，千方百计劝说他，他终是不听，却说：“司马公正想夺我的权罢了。我能以侯爵还府第，还不失为一个富家翁。”桓范拍着胸说：“为你受株连，我也要遭灭族之灾啊。”曹爽随即将宣帝的奏文送交天子。接着有司弹劾黄门张当，并揭发曹爽与何晏等谋反的事，于是逮捕曹爽兄弟及其党羽何晏、丁谧、邓扬、毕轨、李胜、桓范等，处以死刑。蒋济说：“曹爽之父曹真功大，不能不留后嗣啊！”宣帝不听。

事件刚发时，曹爽的司马鲁芝、主簿杨综斩关夺路投奔曹爽。当曹爽准备向宣帝服罪时，二人哭着劝道：“公处在伊尹周公的地位，挟持天子，仰仗天威，谁敢不从？舍此义举而到东市就死，岂不痛心啊！”有司上奏逮捕鲁芝、杨综判罪，宣帝赦免了他们，说：“以此勉励那些忠心事君的人。”

二月，天子任宣帝为丞相，增封颍川的繁昌、鄢陵、新汲、父城，连前封共八县，二万户，奏事时不提自己的名字。宣帝坚意辞了丞相官职。

冬十二月，加九锡之礼，朝会时不下拜。宣帝辞让了九锡礼。

二年春正月，天子命宣帝在洛阳立庙，设置左右长史，增加掾属、舍人满十人，每年荐举掾属任御史、秀才各一人，增加官骑百人，鼓吹十四人，封宣帝的儿子司马彤为平乐亭侯，司马伦为安乐亭侯。宣帝因有病不能进宫朝见，每有大事，天子即亲自到府第询问。

兖州刺史令狐愚、太尉王凌与宣帝离心，谋划立楚王曹彪为天子。

三年春正月，王凌诈称吴人堵塞涂水，请求发兵讨伐。宣帝暗中得知他的计谋，不听其言。

夏四月，宣帝亲自率中军，乘船顺流而下，九天到达甘城。王凌无计可施，在武丘迎宣帝，自缚于水畔，说：“我王凌如有罪，公可用半片竹简召回，何苦亲自来呢？”宣帝说：“因为君非折简之客啊！”即带王凌回京师。路过贾逵的庙，王凌高呼道：“贾梁道！我王凌是大魏的忠臣，只有你的神灵知道。”行至项，王凌饮毒药而死。宣帝逮捕王凌余党，尽灭三族，并杀曹彪。将魏宗室的王公都集中安置在邺城，命有司监督，不得交往。

天子派遣侍中韦诞持节在五池慰劳军队，宣帝回京后，天子又使兼大鸿胪、太仆